



风过时，万物都在说话

——漫读精选集《从房间走向荒野》

●彭桂芸

“荷香销晚夏，菊气入新秋”。伏天的阳光披了一身细纱，勉强笼罩住几分炽热。细雨时断时续，如歌低吟般荡漾于耳膜，却又总被电锯划过天空的鸣响无情打断。连续半月有余，风始终收敛着不羁的个性，穿过万物，徐徐而来。如此，在装修房屋的奔波与繁杂中，抱着《从房间走向荒野》，辗转于巴彦浩特、银川两地，沉醉并感受这部书带给我的文学滋养和震撼。

自然写作:在细节与诗性中回归本真

初读此书，便被字里行间流淌的自然气息所包裹。首篇《我行走，我感动》的作者张伟老师说，自然文学创作的三要素无非是回到个人、细节、审美，否则便容易沦为空洞的抒情。这本精选集里的文字，恰恰是对这三要素的生动诠释——每个作者都以独特的个体视角，捕捉自然中易被忽略的细节，最终，在审美表达中完成对生命本真的叩问。

李青松老师写蘑菇的启示，让我尤为触动：“森林里没有剩余物，从来没有所谓多余的荒凉。”荒凉不过是感受的界定，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能在孤独处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有人说衰落往往比崛起更为速生，但蘑菇以及许多生物体，都在改写这样的局面。跟着这些文字，仿佛从尘世的喧嚣中抽离，回到一棵草的本真。或许，这就是生态文学的独特魅力，让人放下疲惫与焦虑，放下名利的执念与俗世的争斗，和每一棵草对话，而无需任何语言。

书中的细节描写总能带来意外的惊喜。没有人不知道春风，却很少有人如庞余亮老师这样描写春风：“春天，就是风一阵一阵刮过来的。我们在减衣服……柳树们多了绿辫子，而苹果树桃树们还长出了花衣裳。”这般细腻笔触，若没有散文创作中的“在场感”，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个体的深度思考，是断难写出的。这样拟人化的鲜活，道尽了自然的纯粹。自然从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花开是笑，叶落是秋，草枯是沉默。

万物有灵:在文字里遇见生命的共鸣

读这部选集，常被作者与自然生灵的互动打动，被生命的共鸣泪眼朦胧。杨献平老师的《巴丹吉林个人地理》中，巴丹吉林的风沙雪野，如同动静脉脉汨汨奔流。我的出生地，我那无法安放的乡愁和生命的烙印，无不如此渗透于骨血。多少年来，我抵得住风

沙的袭击，却抵不住故乡风里糅合的地理标记与浓厚的乡情。每一次踏足巴丹吉林，都是心灵的回归。

谁都知道，鸟儿渴望飞翔。拜读鲍尔吉·原野老师的“我一直没有鸟，我的鸟在天空飞行”“我的愿望是让小鸟把我看成一棵树，对他们无所惊扰，而我有机会在近处观察他们。”这让我想起在荷兰库勒穆勒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展厅里，毕加索的猫头鹰雕塑，虽说是用陶盘、钉子、螺丝以及锡罐的盖子等组装而成，用料和线条极为简单，但猫头鹰的神情与形态，却充满令人震撼的逼真与形象。这不正是人类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与向往吗？当人愿意把自己变成“一棵树”，才真正懂得与自然相处的分寸。

数年前的一个傍晚，一大片火烧云簇拥着夕阳，在墨尔本宁静、壮阔的西港海上徘徊不落，如潮的人流沿着萨摩蓝海滩的观景栈道蜿蜒而去。夜色终于暗沉下来，水中的月亮和许多桅杆开始晃动起来，成群结队的小蓝企鹅，披一身海水，摇曳着灰蓝色羽毛，护着白色小围兜，脚踏白色小皮鞋，向着黑色的火山岩群归来。面对如此盛大、壮观的场面，我和游客们一样，忍着欣喜的波涛选择屏声静气，生怕一点微响，就会吓到这些可爱的精灵。同时，也让我想起去年中秋节的夜晚，彼时我在荷兰，望着半空中高悬的明月，盈盈如母亲不可触摸的慈祥的笑脸，满腹的思念与乡愁，瞬间被滑落的泪水点燃。

原来，无论身处何方，自然意象总能成为情感纽带，无论企鹅归巢的温柔，还是明月千里的皎洁，都在诉说着人类对“家园”与“归宿”的共同向往。

文学的使命:在自然书写中构建和谐共生

“自然山水的写作不是寄寓个人情怀和简单的方向转移，而是自然生态本身。自然山水不是以点缀、环境、背景、工具的角色出现，而是被表达的主体。”当我看到项静老师这段话时豁然顿悟，原来优秀自然写作的核心，不是人对自然的俯视或借用，而是将自然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像面对老朋友一样，让万物自己说话。

可以说这部选集的每一页，充满神奇的吸引力，驱使我从《草原》公众号搜索了每篇文章作者。想从有限简介里，捕捉并构建起每一位作者特定的文学地理、文学形象与文学贡献，以便更好地汲取丰沛的智慧与文学营养，同时，

我也深刻感受到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自然意象，让我看到了生态文学的包容——它不仅书写自然，更在自然中串联起历史、文化与人性，也因此懂得了绵绵老师所说的“把我自己放在一起”的力量和勇气。曾经，我也数次踏上异域旅程，也曾借文字抒发所见所闻，却未曾如此深挖身边的草木以及内心的情感。身在异族，乡愁如随身的行囊，无法卸载也不能卸载。

海男老师的《从房间走向自然有多远》和丁帆老师的《彷徨在城市与自然风景的十字路口》，则直接点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困在“房间”里太久了——钢筋水泥的房间，名利得失的房间，焦虑迷茫的房间。而“荒野”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荒芜之地，而是心灵的原乡。从房间到自然，看似是空间的转移，实则是抛却兜兜转转的人群，向荒野寻找最本真的自己。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城市绿地”的书写，让我同样深有感触。公园，不但是一个城市的风景区标，也是每个人情感的归属地，是滋养心灵的绿色牧场。当森林、荒野渐渐退化为城市里的零星绿地，这些地方便成了人与自然对话的最后家园。作者们写下这些绿地里的草木、鸟兽，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即便身处城市，也不该丢失与自然连接的能力。

结语:让文字成为人与自然的桥梁

重读《从房间走向荒野》，我愈发觉得，自然写作从来不是无关痛痒的抒情，而是关乎每个人的精神课题。它让我们在文字中听见风过时万物的低语，隐秘的拂动，看见草木生长的力量，懂得生灵相处的智慧。

对于生态文学，读者无论在哲学认知还是人性理解方面，都需要一种综合平衡的思维能力，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说，生态文学或者自然文学所倡导的，绝非滞缓人类发展进程的故步自封，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构建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发展理念。无疑，保护生态平衡，捍卫自然资源，防止破坏和掠夺，是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之一。

这本精选集里的54位作家和评论家，用54篇作品证明：当人愿意放下姿态，走进自然，文字便会成为桥梁，连接起“房间”的局促与“荒野”的辽阔。而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能在这座桥梁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那里有风的私语，有草的芬芳，有鸟的欢歌，更有一个褪去浮躁、回归本真的自己。



与时代同行

——读《乡野长歌》见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

●张海燕

为展现中国妇女事业的全面进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宣传部指导，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办的“我们：与时代同行——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优秀作品展”10月14日在中国国家画院开幕。我在“学习强国”上看到这则信息就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刘老师所著的《乡野长歌》就是一篇与时代同行的作品，就是新时代女作家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深耕创作沃土、责任与担当书写现实图景，走出书斋、扎根基层，把倾听来的乡音、见证过的变迁，转化为有厚度、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字，让乡村的时代故事既有泥土的厚重，也有精神的回响。所以我用“与时代同行——读《乡野长歌》见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作为我今天分享的题目。

《乡野长歌》以22万字的厚重篇幅，将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青豆沟村近三百年的沧桑变迁娓娓道来。这部扎根土地的纪实文学，既没有刻意雕琢的宏大叙事，也没有悬浮空洞的抒情议论，而是以云氏家族的命运轨迹为经，以国家发展的时代进程为纬，在乡野的烟火气中编织出一部与时代同行的乡村成长史，让读者在泥土芬芳中触摸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劲脉搏。

作品的叙事架构暗藏巧思，以“明线”牵出个体命运，用“暗线”铺展时代画卷，形成了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共鸣。明线之上，云氏几代人的生活轨迹清晰可辨：从旧社会的生存挣扎，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互助组、人民公社的集体奋斗，再到改革开放后承包土地的自主探索，直至新时代投身乡村振兴的主动作为，云二召、云文龙、云文俊等一代代“领头雁”的故事，串联起青豆沟村的奋斗记忆。云二召59岁仍为村庄建设耗尽心力，临终前还

牵挂着造林基地的年轻人；他的儿子们接续父辈遗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冲锋陷阵；驻村第一书记云文俊舍弃城市优渥条件，扎根山村架起政策落地的桥梁。这些平凡生命的坚守与奉献，让时代变迁有了可感可触的温度。

暗线之中，国家发展的重大节点自然嵌入乡村肌理。作品通过青豆沟村的微观叙事，将“三北”防护林建设、小流域治理、产业转型升级等国家战略具象化，让读者清晰看到党和国家政策如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乡村的真实改变，印证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程同频共振的深刻逻辑。

生态变迁是作品展现“与时代同行”的鲜明维度，见证着乡村发展理念的历史性跨越。书中详细记录了从“与自然斗争”到“依靠自然修复”的观念转变：村民们在云二召等干部带领下，参与白其窑造林基地建设，肩扛手刨种下绿色希望。如今的青豆沟村已实现天蓝、山青、地绿、畜壮、人和的生态图景，林木覆盖率跃升至31.01%，曾经的贫瘠土地长出了生态农业与绿色旅游的果实。这种从“求生存”到“谋发展”再到“讲和谐”的转变，正是中国乡村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缩影。

精神传承构成了作品的灵魂内核，诠释了乡村在时代浪潮中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书中刻画了75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连同无数未具名的村民、干部与创业者，共同铸就了青豆沟村的精神谱系——矢志艰苦奋斗的韧劲、吃苦耐劳的品格、甘于奉献的胸怀、务实担当的作风与勇于创新的勇气。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云二召省下口粮接济造林青年的温情，是驻村干部扎根一线的坚守，是“新农

人”探索产业转型的闯劲，更是对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鲜活实践。这种精神血脉在代际间传承，让青豆沟村在互助组、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不同时代节点上，都能凝聚起前行的合力，成为乡村振兴最深沉的动力。

作品的文学表达同样服务于“与时代同行”的主题，以朴实笔墨勾勒出时代质感。刘巧玲深入乡村采风，用带着乡音的文字捕捉生活本真，18处俗语、儿歌与歌谣的引用更让文本充满乡土气息。开篇以云二召之死的“悲”奠定奋斗基调，结尾以乡村振兴的“喜”收束全篇，这种对照手法既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更暗合了时代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却在“素烩菜与素糕”的细节中见生活艰辛，在“果树挂果”的场景里显发展成就，让时代变迁在日常叙事中自然流露。

《乡野长歌》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村庄的蝶变，更在于通过个体与村庄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中国乡村如何在时代浪潮中顺势而为、逆势而上；不仅在于呈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更在于提炼出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时代的进步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乡村的改变、无数个体的奋斗共同铸就；乡村的发展也从来不是被动的跟随，而是在时代指引下主动求索的过程。正如青豆沟村在近三百年岁月中始终与时代同行，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乡村也正以各自的姿态，在新时代的长歌中续写着新的篇章。《乡野长歌》为这些奋斗与变迁立传，也为理解中国乡村、读懂中国时代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注脚。



——读《草原十二骑手》晓角的《清冷之人》

清冷与炽热

●赵海忠

入选《草原十二骑手》之一的晓角的小说《清冷之人》，以小城连绵不绝的冷雨为自然环境和文学情景，将“他”和“我”两个人物置于其中。作品写这两个小城孤独者相互取暖，应对无声的苦难，执念未竟的梦想。清冷刻骨，炽热铭心，清冷与炽热交织，构成《清冷之人》的人生辩证法和艺术逻辑性，让读者窥见底层边缘群体的生存真相。联系晓角的诗创作，《清冷之人》中的“他”和“我”，一定程度上体现作者本人的经历和内心，具有明显的自我人格投射意味。

一、清冷

小说开篇用一句话就将清冷的氛围写出：“小城总是在下雨，小雨下得无边无际，大雨也下得无边无际”。下雨，既是笼罩整个故事的自然因素，也是小说的渲染和点缀。潮湿、阴冷的雨，像一张密实的网，将小城人的生活牢牢扣住。作品写小城很小，雨却下得无边无际，压抑感包围感渲染得很到位。空间的逼仄意味着行为甚至思想的不宽展，苦难无处遁形，无处规避，挣扎少人知晓、少人理会。

小说中的“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艰难生存，是清冷这一命题的具体人物写照。“他”没念过大学，饥饿时没有工作，常常心碎却没有爱情。“他”每天坐九路公交车消磨时光，从车窗里看幼儿园、公园、市政府，看象征未来希望的学校。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俨然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显得麻木。“他”形容自己“在车里像鱼一样哆哆嗦嗦”，暴露“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不安，以及对环境的敏感。“他”像一条离水的鱼，在现实的干涸里挣扎，连喘息都带着凉意。

作品不限于此，腾出笔墨数次追溯过往，写清冷实际上早已渗入“他”的骨髓。童年时，“他”被患精神病的母亲锁在家中，承受打骂，没有上学与玩耍的自由。十五岁时，“他”绝望到极点，而“他”讲到这里就停了，那段经历成了“他”不愿触及的伤疤。四十多岁时，“他”深夜里独自踱步、喝水、上厕所，天明入睡。“他”的人生，仿佛始终在清冷里浸泡，家庭的冷漠、自我的冷却，让“他”活成一座孤岛，连哭泣都显得那么无力，“每天都会流眼泪，好像一堆泡了几天的抹布，放一放就能哭”。

二、炽热

若说生存和生活的困境是清冷的，那么对梦想的执着与自有的才华，就是温暖这片清冷的炽热光芒。小说中的“他”，并非一味受生活逼迫，向生活妥协。“他”有属于自己的得意时刻，藏在牛皮纸包里年代久远的刊物，便是最好的记录与标志。那些页数不全、纸张生满黄点的刊物，看似破旧，却承载“他”炽热的青春。上面印着“他”写的诗歌与小说，如“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如“土豆城是圆的，里头不应该住人”。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带着未受语言训练的粗糙，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以为，这些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源于“他”对苦难的真切感知，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对未来的坚定向往。在那个人们相信诗人的时代，这个没上过学的男孩，把痛苦化作文字，抓住诗歌伸出的手。当然，熟悉晓角诗创作的人知道，这实际是她本人的诗句或诗艺。

作品写“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是“他”对抗清冷的武器。起初，“他”写得并不好，“一首很差，十首更差”，但“他”没有放弃，愤怒过、伤心过，甚至觉得活不下去，却依然坚持写。这个过程也许是晓角本人经历的变形与移植。诗歌于“他”而言，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精神救赎。诗歌让“他”在封闭的环境联络到外面的世界，让“他”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那时的“他”，眼里有神，心中有火，这份炽热让“他”摆脱清冷桎梏，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晓角很好地处理了消沉与奋斗、低落与鼓舞的关系，从而使小说格调变得凝重而多元。作品通过多个细节和行动写“他”对这种温度的维持，即便后来诗潮退去，“他”不再写作，炽热却未完全熄灭。四十多岁的“他”，依然极其喜欢书，看到“我”满屋子的书时，眼神里流露出瓦解之感，那是被触动的模样。“他”在“我”面前哭着谈论过去的梦想，说自己特别特别想上大学，想感受大学的图书馆、操场、跑道，对知识的渴望，像一颗火种，在“他”心里藏了几十年，热度一直在，火苗从未灭。

《清冷之人》的次要人物不经意间辐射善意和炽热。被拐卖的女人，自身命运悲惨，却保持善良与尊严。她衣着整洁，扎着少女般的高马尾，喜欢猫，帮助残疾乞丐，每天给被儿子逐出家门的老夫人送饭，直到老人去世。她像一朵清冷季节绽放的花，用善意温暖他人，捍卫了人的尊严。作品还插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即便邻居们都不与她说话，依然每天化妆、洗澡，把日子过得精致而有仪式感，况且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新婚丈夫。作者再三地刻画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多方位对抗消解清冷，增加小说的热度。

三、交织

晓角通过清冷与炽热的形象化处理，撕开生活一角，让我们看到边缘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他们带着压抑的清冷，也有着自己的炽热，执着梦想，渴望情感，坚守善意。

“他”的人生是清冷与炽热交织的缩影。“他”在清冷的困境里挣扎，从未完全放弃炽热的精神追求。“他”曾因炽热的才华发光，又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清冷的现实打回原形。他积极去找营生，找到的往往只是理货员或快递员的工作，甚至有时去当护工当服务员。作品写“他”不是找不到一点工作，而是找工作挺艰难，工作不稳定，处境很屈辱，找工作的炽热与结果的清冷严重不协调。这种交织，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让我们对苦难有更深理解，清冷里面藏着挣扎，藏着渴望，藏着不为人知的炽热。

作品中，“我”与“他”的情感联结也是一种交织。作品写“我”与“他”是同病相怜的知己。“我们都一样”，一样懦弱、胆小、自负又自卑，一样在生活的泥沼里苦苦挣扎，一样觉得每天都非常糟糕。这种相似的处境，让他们无需过多言语，便能读懂彼此的痛苦。作品特别注意，“我”不用空洞的语言安慰“他”，因为“没必要安慰他，我自己也糟透了”，但“我”用行动给予“他”最温暖的陪伴：把一杯茶摆到“他”面前，把一顿晚饭留到“他”深夜回来，把“他”的衣服留下来洗，把大堆的书借给“他”或送给“他”看，甚至让“他”靠在自己肩上，感受片刻的温暖。这些细微的举动，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虽微弱，却足以驱散些许清冷。

晓角写了一个好的小说结尾，“我”想带“他”去桃花深处的洞。这个安排具有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那个洞七尺宽、一丈高，深处是枯骨般的黑暗，藏着真正的静。这里没有哭声，没有头痛，没有未完成的遗憾。这或许是“我”能为“他”找到的，唯一能平衡清冷与炽热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暂时卸下生活的沉重，让清冷的疲惫得到缓解，让炽热的灵魂得到安放。

四、结语

总之，《清冷之人》用清冷写尽边缘群体的苦难，用炽热给他们多样的希望。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刺骨的凉意，还有藏在心底的、永不熄灭的炽热。清冷与炽热的交织，让小说超越个人命运书写，成为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刻接触。我们该如何守护心中的火？如何寻找温暖的光？这就是《清冷之人》留给我们最值得珍视和思考的问题。《清冷之人》有十分明显的写实品格，尽管只能反映生活一隅，却是创作正路，很难得。毕竟，文学要紧贴生命，有责任指向人心。晓角是00后作者，这篇小说文字奇诡而朴实，写得艰涩，写得纯粹，体现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潜力。清冷与炽热，这等沉重的话题由晓角来体验并展示，欣慰之余，未免有些不忍，有些愧疚。